

神秘故事

真的故事



明天出版社
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

神秘故事

真的故事

TRUE STORIES

[英] 特里·迪瑞 著

[英] 大卫·怀亚特 绘图

都文娟 译

李自修 审校



明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神秘故事 / [英] 迪瑞著; 都文娟译. — 济南: 明天出版社, 2003.9

(真的故事)

ISBN 7-5332-4216-5

I. 神… II. ①迪… ②都… III. 儿童文学—故事—作品集—英国—现代 IV. I561.8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54956 号

真的故事

神秘故事

[英] 特里·迪瑞 著

[英] 大卫·怀亚特 绘图

都文娟 译

李自修 审校

*

明天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)

<http://www.sdpress.com.cn>

<http://www.tomorrowpub.com>

明天出版社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 3.375 印张 62 千字

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32-4216-5

I·963 定价: 6.00 元

山东省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

图字 15-2002-093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True Mystery Stories

Text copyright © Terry Deary, 2000

Illustration copyright © David Wyatt, 2000

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Scholastic Limited of Commonwealth House, 1-19 New Oxford Street, London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 2003

目 录

前言.....	1
格雷夫斯夫人出了什么事?	5
公爵墓里的人是真公爵吗?	19
第 19 飞行队是如何失踪的?	33
谁烧毁了柏利教长住宅?	47
蜡像会动吗?	63
司机看到了什么?	79
年轻的王子是怎样死的?	91

前言



世界充满神秘，古往今来神秘事件总是层出不穷。在人们还不懂天文知识的时候，望着天上的太阳，就会纳闷它每天晚上都到哪儿去了……他们得到的答案是，太阳被马车拉过天空，到了地平面下边。

当然，科学家们早已提出更好的解释，揭开了这个谜。但是无论人类变得多么聪明，总会有许多我们解释不了的事情。有些古老的神秘事件，可能永远也无法解开；但有一些，我们却能够设法探明真相。

我们喜欢神秘的东西，就如同我们喜欢猜谜语。但神秘事件有时会像恐怖故事那样令人毛骨悚然，所以，碰上神秘的事可不总是那么好玩的。

在写这篇前言两天前，我去威尔士切普斯托的一个老剧院参加演出。这地方靠近英格兰边界，非常偏僻。我的节目是讲故事、朗诵诗和唱歌，都与历史有关。

演出负责人突然问我：“你的节目内容跟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什么关系吧？”

我说：“有啊，我有三首歌、一贵诗和几个故事与一战有关，怎么了？”

她耸了耸肩：“只是……有个鬼可能会给你找点麻烦。”

我笑道：“你在开玩笑吧？”

她慢慢地摇了摇头，解释说：“去年在这个剧院里，有个演员身着军装，要演一个关于一战的剧目。节目开始前半小时，我在小吃店里喝茶，他进去问我：‘穿军装

的那个老家伙是谁？’我摇摇头，说：‘除你之外，再没有另一个穿军装的人。’他疑惑地说：‘我从舞台后面的化妆间出来的时候，有个穿着一战军装的老人经过我身旁，胸前挂满勋章。我还以为是你邀请他来观看演出的呢！真是不可思议。’我们一起到后台找了个遍，那里根本没有什么穿军装的老人。”

我问这位负责人：“你是说，这剧院有鬼，有关一战的内容一出来，他就会出现在？”

她又耸耸肩：“看来是这么回事，但是很多说法认为，这个剧院里还有另外的一些鬼。”

“多谢，女士。”因为我要准备一下节目，就结束了谈话。当时约有150位观众到场，我的节目开始了。

罗马占领时期和中世纪都顺利地过去了，都铎王朝和维多利亚时代也没有问题，然后到了一战阶段。我多么想告诉你们，我当时是怎样唱着“打点行装”，怎样越过观众向后望，而在那里，在剧院后面，确实站着一位身穿一战军装的老人。

但我可以实话跟你们说，这不是真的，那天晚上这里没有出现鬼。可这并不能说明他不存在……就像女王陛下那天晚上没有出席，不能证明她不存在一样。或许这个鬼（跟女王一样）不过是个戏剧迷。

你能解释这个故事，解开这个谜吗？或许是那位演员受了灯光的欺骗，经过门边的镜子时，瞥见了自己的影子！

有可能是他自己编了这个故事，跟负责人撒谎，就当开个玩笑。也有可能是负责人编了这个故事，跟我撒谎，只是想吓唬我！还有可能是我编了这个故事，跟你们撒谎，因为这是一个介绍神秘故事集的好办法。可我没有这样做。

疏忽、玩笑、吓唬人或者弥天大谎，都可能是神秘事件形成的原因。

还有很多其他的神秘事件：轮船飞机在大洋的某一地点神秘消失；犯罪谋杀之谜；无法解释的突然失踪；同样无法解释的神秘物体的出现，例如那些以人类难以企及的速度在天上飞行的发光体。人有时也会具有超凡的力量，做出常人难以想象的事情。

本书所关注的几类事件，均是从发生在人类历史上的亿万神秘事件中选出。它们以故事的形式出现，但都是真实的，因为某人某时说，这件事真的发生过。故事后附有事实材料，帮你拿个主意或者帮你尽可能地揭开谜底。

你能解开这些谜吗？我也说不定！谜就是谜。

格雷夫斯夫人出了什么事？



有些神秘事件一直没有揭开，但如果你仔细一想就会发现，即使最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，也是有原因的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位年轻女士因解不开母亲失踪之谜而发疯的故事……

1889年5月，巴黎

这位英国大使看上去没有一点精神，他身穿一件黑外套，里面是灰色马甲，裤子皱巴巴的。他的头发花白，无边眼镜后的灰眼珠无一丝生气，在暮色的笼罩下，就连他的皮肤也是黯淡无光的。

房间装饰得非常奢华，中间摆着一张很大的办公桌。大使坐在桌子后面叹气，对面前那位形容畏缩的年轻人咕哝道：“又一天到头了，本特里。我累了，跟那女人说，我明天见她。”

本特里抬起一只干瘦的手，捂着嘴咳嗽一声：“她坚持要见您，她不走，阁下。她有点发狂，有点歇斯底里。”

大使摘下眼镜，疲倦地揉揉眼睛，再抬起头来时，眼神冷漠而坚决：“本特里。”

“阁下？”

“打发她走！”

秘书鞠了一躬，然后再次鞠躬，向门口退去。金黄色的头发随着他的动作向前跳了几下，除此之外，他就像他的主人一样没有活力。刚退到门口，门突然大开，一个女人闯了进来。她的勃勃生机跟主仆二人的无精打采形成鲜明对比，一头红发翻腾着从绿帽子底下钻出来，而帽子同她眼睛的颜色正好协调。她的衣服柔顺光滑，带有绿色和紫色相间的条纹。

她两颊粉红，流露出一丝掩饰不住的怒气。

大使开口道：“年轻女士……”

然而，她没让他说完：“我叫爱丽丝·格雷夫斯，持有英国护照。大使既然效忠于维多利亚女王陛下，就有义务帮助我。”

大使皱起眉头：“我今晚有约会，要与法国总统共进晚餐。女王陛下是不会允许我失约的，而这才是我的首要义务。”他大步走向门口，扔下一句，“本特里，你处理这件事吧。”就消失在逐渐暗下来的走廊里。



那位长着松软的金黄色头发的秘书，把两手扭在一起，然后抽出一只手，指向一把罩着天鹅绒的椅子：“请坐，格雷夫斯小姐，请坐。我叫安德鲁·本特里。我给您倒杯水吧？”爱丽丝没理会他的好意：“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。我们昨天晚上到的巴黎，从火车站径直去了巴拉斯旅馆……”

年轻的秘书端给她一杯水，急忙说：“从头讲，格雷夫斯小姐，你们从哪儿来？”

“印度。我父亲在那里经营茶场，我们去跟他度过了一个

冬天。”

“你们？”

“我和母亲。”她解释道，一边把一绺头发向后塞到帽子底下，喝了一小口水，“母亲身体不好，我们认为不在英国过冬对她会更好一些。”

秘书点了点头。他微笑的样子还不算难看，眼神也很柔和：“你们一定是从马赛乘火车，下午5:30到巴黎的。”她点头。“你们去了旅馆，然后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爱丽丝·格雷夫斯咬了一下嘴唇：“母亲在火车上就病了。我们本想乘火车会比坐船好些，因为乘船去印度那次差点要了她的命。可事实上也没好多少。她非常虚弱，我好不容易才把她扶到房间里。我以为在旅馆里休息一下会对她有好处。”

“可是她病得更厉害了？”

“厉害多了！”爱丽丝呜咽道，“她发高烧，醒着的时候也像在做噩梦一样喊叫。那不是因为晕车难受，是比那严重得多的病。”

安德鲁·本特里慢慢点了点头：“旅馆自然给你们请了医生？”

“是的，一位劳尔医生，他自己好像是这么称呼的，我该怎么注意。巴拉斯旅馆的经理叫他来的。医生好像清楚是怎么回事，我法语不好，就没有问。他对经理讲了很多，但几乎没和我说话。他先用凉水敷母亲的额头，然后对我说，他想要我去给母亲买药。”

秘书皱起眉头：“为什么让你去？你又不熟悉这个城市，为什么旅馆不派个人去？”

姑娘耸了耸肩：“当时我也没想这么多。医生把药名和地

址写在一张纸条上，他们还叫我乘马车去。”

“那地方远吗？”秘书问道。爱丽丝·格雷夫斯递给他一张揉皱的纸条，只见他淡淡的眉毛挑了起来，“这地方离旅馆最远不过了，比它近的药店很多！也许这是一种特殊的药。”他若有所思地说。

“我花了两个钟头才到那儿，等着药调好，立刻往回赶。”她又叹气，痛苦得浑身颤抖。

安德鲁问道：“那药是不是不管用？你想要找个英国医生给她看病吗？”

她迅速摇头，红头发又从帽子里掉下来一些：“不，本特里先生。事情比这要糟糕，糟得多！我回到旅馆时，母亲不见了！”

年轻人张开了嘴：“她收拾行李，离开了？”

“不，我是说她好像从来没过到那里，床看上去就像没有人动过。我的包都在房间里，可是她的行李没了……她人也不见了。”

安德鲁·本特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驼背都快变直了：“经理怎么说？”

爱丽丝抬头看着他，脸色苍白，声音有些嘶哑：“最让人痛心的就是这个，经理竟说我母亲从来没有来过旅馆！他还说我是一个人来的，又很快一个人乘马车出去了。”

“她的名字应该在旅馆的登记簿上，”秘书亲切地指出，“按照法国的法律，每位客人都必须在登记簿上签名。”

“母亲病得厉害，没法签。我只签了自己的名字，就接着扶她去房间，是二楼的215号房间。”

安德鲁拿过她手中的杯子放到桌上：“我想我应该跟你到旅馆去一趟。”

“你真的会去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他说着，还是像面对大使那样，紧张地微微鞠了一躬。

他们离开使馆，乘上马车。随后马车吱吱嘎嘎地驶在了巴黎的石子路上。这是个春日的夜晚，凉爽宜人，街上满是散步和闲聊的人们。但在马车里面却是一片沉寂。



他们刚走过沉重的旅馆旋转门，经理就急忙从台子后面走出来：“有事吗，先生？”

“我姓本特里，从英国使馆来的，来调查一下有关格雷夫斯小姐母亲的事情。”尽管安德鲁嗓音不高，但他尽量说得坚定有力。

经理双眉舒展，又咧开小胡子下面的嘴笑笑，挽起年轻秘书的胳膊，把他带到大厅的一个僻静角落，这才很快地说：“这事很让人难过，先生！这姑娘真是疯了。她一个人到了这儿，又乘马车出去。过了一个小时后回来说，她母亲不见了。我们到房间去找，甚至搜遍了整个旅馆，可连个老妇人的影子都没有。”

安德鲁看看这人，听起来他不像在说假话。年轻人开始觉得这事有些蹊跷：“那么医生是怎么回事……劳尔医生？”

经理耸耸半边肩：“我们这里是有位劳尔医生，他正在旅馆休息室，在看书呢。”他再次挽起安德鲁的胳膊，领他去找医生。

爱丽丝抢在他们前面，猛然跪在一位留着山羊胡子的人面前：“劳尔医生，你必须告诉他真相，你见过我母亲。”

那人慢慢放下书：“抱歉，见到您母亲？我可从没有过这种荣幸。”

爱丽丝·格雷夫斯就像突然挨了一个耳光，身子向后一仰，坐在自己脚跟上：“是你让我去买药的。”

“您弄错了。”

她从丝质衣服的口袋里翻出那块纸片：“这是你给我的纸条，你写的！”

那人打开书，给她看写在扉页上的名字和地址：“对不起，小姐，那不是我的笔迹。”

姑娘双手捂着脸，痛苦地说：“不，不是这样的。”

安德鲁·本特里轻轻扶她站起来：“我们去房间看看吧。”

她向门口走去，显得是那么疲惫和无助，跟着他们进了电梯。当电梯在咯吱咯吱向上爬时，经理仍喋喋不休地说着：“或许是小姐弄错了，或许是小姐身体不好……”

到了215房间，经理用一把大钥匙打开门。从他们离开医生上楼到现在，爱丽丝这是第一次抬起头。但她随之惊叫一声，跌跌撞撞地向前奔去。床上挂着深红色帘子，铺着粉红色的床罩。“看啊！”她叫道。

“床是空的。”安德鲁轻声说。

“这床罩和帘子都成了红色的！我和母亲住进来的时候它

们是蓝色的，是旅馆的人将它们全换了！”

“啊哈！”经理笑道，“这就明白了！小姐，你心里想的是另一个旅馆，另一个房间，甚至是另一个城市！对吧？我早就跟你说过你母亲从没到过这里！”

爱丽丝·格雷夫斯抽泣着，心都碎了。她扑在床头柱子上痛哭，一遍又一遍地喊着“妈妈”！半个小时后，劳尔医生才好不容易给她服了些药，她在药力作用下很快睡着了。十几分钟后她已经被绑在一副担架上，抬向旅馆后门口。



天已经黑下来，没人看见爱丽丝被装上一辆马拉的救护车，也只有一个护士和劳尔医生陪她乘火车到了加莱，并在那里看着她被安全地装上船只。这艘船将穿越海峡把她带到英国的多佛尔。

大使从桌上的文件中抬起头来。安德鲁·本特里正默默地站在桌前，他的腰更弯了，整个人显得更加畏缩。“那女人怎么样了，本特里？那个闯到这里来像疯子一样乱叫的女人，怎么样了？”

秘书叹口气说：“可怜的姑娘已回到英国，阁下。”

大使透过眼镜盯着他：“可怜？”

安德鲁又抬起一只手捂着嘴咳嗽：“法国方面把她直接移交给我们的医务部门，而他们把她关进了疯人院，阁下。”

“哈！”大使大叫一声，“我就说过她是个疯子嘛，简直像只疯狗。疯人院是她这种人的最好去处。”

“可能是吧，阁下。”秘书小声说。

“她是不是说她妈失踪了？”大使尖声问道。

“是的，阁下。”

大使朝秘书挥舞着笔：“我跟你说吧，本特里，女人是不会从人间蒸发的。如果那年轻女人这么说，那她就是疯了。我的话没错。”

“好像是那样失去母亲才把她逼疯的。”秘书喃喃自语。

大使啪的一声把笔扔在桌子上，溅出一滴墨水：“你不能相信她，本特里，绝对不能！如果真有她母亲这回事，那她到哪儿去了？你能告诉我吗？”

“不能，阁下。”安德鲁·本特里叹口气，“这是个谜，一个谜。”

谜底揭示：

英国使馆有一个令自己满意的解释——爱丽丝·格雷夫斯疯了，她编了个关于旅馆里的母亲的故事。我们当然不能跟爱丽丝对话，无法得知她是不是个诚实的人，我们也不能亲自验证她的故事，说这纯粹是爱丽丝的幻想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但如果爱丽丝说的都是实话呢？有没有一种符合她的“事实”的解释？照爱丽丝所说——

- 格雷夫斯夫人到了旅馆，病得厉害，但没死。
- 医生给她做检查，打发爱丽丝去买药。
- 后来医生否认见过爱丽丝的母亲。